



惊世王妃

莫言殇
作品系列

002

莫言殇
MOYAN SHANG WORKS

JING
SHI
WANG
FEI

2
汴国篇

上

那一日，夕阳静美，繁花相送——
他见她此生最爱的女子，随着马蹄声渐行渐远……
他与她的故事，是否会铸就另一个传奇？

不做
圣女
离奇

她为何隐真容于面具之下？
他怎样追至爱于异国之中？
犯险境，牵凤怨，失至亲……
的爱侣，却做携手共济的宿敌？
国传奇，皇室渊源，身世之谜。
情丹毒，神秘诏书，两皇夺美。

相爱相残，千回百转
至情圣手莫言殇
『惊世』系列第二部横空出世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4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莫言殇著
SHANG
WANG
FEI
汴国篇

惊世之妃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惊世亡妃. 2汴国篇: 全2册 / 莫言殇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36-9915-1

I. ①惊… II. ①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4124号

- 书 名 惊世亡妃. 2汴国篇
作 者 莫言殇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28
字 数 31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915-1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惊世亡妃

② 汴国篇

目录【上】

第一章	身世之谜	1
第二章	故人重逢	15
第三章	为爱痴狂	30
第四章	至亲相认	45
第五章	昔情难再	60
第六章	圣女大典	74
第七章	我只要你	88
第八章	深谷情暖	104
第九章	白玉指环	121
第十章	神秘男子	135
第十一章	戏假情真	151
第十二章	引蛇出洞	166
第十三章	情义两难	180
第十四章	生死一线	194
第十五章	永不放手	207

惊世亡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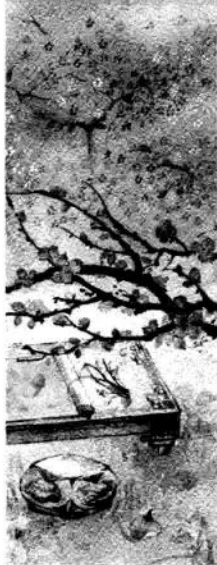
② 汴国篇

目录【下】

第十六章	生死不弃	219
第十七章	舍命相陪	232
第十八章	幻境情真	246
第十九章	千钧一发	259
第二十章	暗夜诛杀	273
第二十一章	宫变莫测	286
第二十二章	败走皇寺	299
第二十三章	殊死一战	312
第二十四章	成王败寇	327
第二十五章	生机迷离	344
第二十六章	千年寒心	354
第二十七章	登基大典	368
第二十八章	两皇夺美	382
第二十九章	伤爱别离	398
第三十章	后会有期	412
番外	永失我爱	423

身世之谜

第一章 · JINGSHI
WANGFEI



汴都城外赤莲山，距都城数十里，山高路险，少有人烟。

五骑狂奔至山脚下，马上之人均脸覆面具，身姿矫健，散发着于刀光剑影里磨炼出的冰冷煞气。

为首一名女子白衣翻飞，脸上半张银色面具在烈日下反射着耀眼的冷光。她吁的一声勒住缰绳，左右四人立刻齐齐停在山脚待命，整齐而肃静。

“小姐，就是这里了！”一名戴金色面具的黑衣女子低声说道。若仔细看其服饰装束，便会发现她俨然是这四人的头领，对银面白衣的女子态度十分恭敬。此人正是苏漓的贴身侍女挽心，而她口中的小姐，自然就是“跳江自尽”的苏漓。

苏漓眉头轻蹙，缓缓展开手中握着的一轴画卷。只见画中青峰入云，碧潭如镜，薄云如雾，缭绕在交错纵横的山脉之间，与眼前的赤莲山极为相似。这正是苏漓在选夫宴上展示过的容惜今所绘的山水图。

画的背面，还是那首诗：

青峰入天际，新泉带雨流。
白云投问处，雾霭揽归舟。
万树松风里，野径斜岸幽。
碎星他乡月，琼杯怀旧游。

“我们根据这首诗，配合画上的地形，找到了圣女教的青山、白云、万丘、碎月、新流、雾舟、径幽、琼游八大分舵，可都没有见到静婉姑娘的身影，想必他们是将她抓回了圣女教总坛。从我们之前打听到的消息来看，入口应该就在山顶。”秦恒尽职地禀报。先前就是他发现澜沧江底有一处暗流通道，苏漓才命项离等人暗中转移了沉门财力，设下金蝉脱壳之计，成功脱离东方泽的掌控。

跳江自尽，原本只是她设下的一计。如今普天之下皆知，晟国曾风光无限的明曦郡主苏漓，已经葬身澜沧江底。

按照原计划，她本应前往定国，谁知中途得到消息，静婉姑姑被圣女教的人抓走，她不得不临时改变行程，一路北来，入了汴国边境。苏漓与秦恒仔细研究了容惜今留下的画卷，断定它是整个圣女教的地形图。八大分舵分布在四座巍峨的山峰之中，环抱着一片巨大的山谷，想必那圣女教的总坛，十之八九藏于这山谷之内。

苏漓抬眼，如今已是七月，烈日当空，她却目光如雪，不见丝毫温度，浑身上下散发着冰冷慑人的寒意。晟国事变之后，她性情大变，比之前更为沉默寡言，而关于东方泽的一切在她面前都成为禁忌，无人敢提。

看了一眼险峻的高山，苏漓没说话，纵身跃下马背。挽心、项离、江元、秦恒立即翻身下马，五人施展轻功疾掠向山顶。

站到山顶上，众人都不由自主地呆住了。虽然苏漓早料到这片山谷之内定然另有乾坤，但乍见之下还是吃了一惊。想不到这里竟然另有山峰，而并非一片平谷，只是此处地势不高，站在谷外根本无法窥探。

“小姐……”挽心迟疑了一下，“这里会是总坛所在吗？”

苏漓思索着，没有立刻答话。

秦恒皱眉道：“若按照图上所标的位置来看，总坛应该就在这里。但这座山

峰看上去平淡无奇，根本看不出它的入口所在。”

项离忍不住叫道：“这里就一座光秃秃的山，难不成总坛藏在山峰之内？我看这四面皆无守卫，也没有人迹，真是奇了怪了。”

苏漓眸光一闪，极目远眺，阳光映照之下，那座山峰上竟隐隐有流动的光。她心念一动，身形已如飞烟般掠起。四人一惊，立刻紧随其后。

正中的山峰之上，居然有一片不大的湖泊，宛如明珠一般镶嵌其中。项离一声惊叹，“这圣女教可真会找地方！这样得天独厚之地，竟被他们给做了总坛！可惜、可惜！”

秦恒忍不住道：“你可惜什么？”

项离将手中折扇一挥，笑道：“好好的人间仙境，当然只适合与美眷同游，方是人生乐事。给了个专门使毒的杀手组织，不是可惜是什么？”

秦恒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众人都知道项离油滑惯了，这话听了也当没听见，只有秦恒性直较真，想了半天没转过弯。

江元冷笑一声，“改日将你的如夫人带来，一并享受这人间仙境的独特美景，做对同命鸳鸯，也是一桩美事。”

见他出言冷嘲，项离也不着恼，只是摸摸鼻子，轻笑，“不错不错，能与药使同行，这鸳鸯做得……”说着，他不禁大笑几声。

挽心道：“好了，别贫嘴了，想想那入口会在何处。”

江元瞪了项离一眼，忍了忍，终是没再说话。

秦恒脸色一怔，四下打望一番，方道：“这山头平静得有些奇怪，只怕入口非常隐秘，我们一时难以察觉。”

苏漓走到湖边，凝目细看。这湖水在山顶之上，通透碧秀，得天独厚，必然不凡。她招了招手道：“秦恒！”

秦恒立刻上前，“妙使觉得这湖泊有异？”为了掩人耳目，苏漓暂时与挽心对调了身份，挽心为新晋门主，苏漓则是新晋妙使。

她点头道：“嗯，我们几个里你水性最好，下去看看。”

“是。”秦恒应了一声，立刻脱去外衣，准备潜入水中。

苏漓一把抓住他，低声道：“不管有何发现，切不可擅自行动……”

他郑重点头，一头扎入水里。

四人坐在岸边静候，一炷香时间过去了，秦恒上下几次，似乎没有任何发现。

项离有些坐不住，站起来叫道：“不如我也下去瞧瞧。”

他正欲下水，只听水面一阵轻响，秦恒冒出了头，对着众人挥手。众人一喜，立刻上前将他拉上岸来。他面有喜色，显然有了收获。

“妙使想得不错，这水下果然有密道！”

苏漓立刻问道：“如何？”

“那密道在湖底，极为隐秘，我找了许久才找到。”秦恒喘了一口气，继续道：“我观察了许久，没有进去，怕里面有机关守卫。”

苏漓赞道：“做得好。”

“现在怎么办？”挽心皱眉，“如果那真是总坛的入口，必定会有守卫。”

“我去。”江元站了起来。

苏漓略一迟疑，“好，秦恒、江元打头，挽心与我随后，项离断后。”

四人应了，悄悄潜入。因未知虚实，他们格外小心谨慎。

再次经历生死大劫的苏漓早已不怕水，并且这段时间在秦恒的指导下，她的水性大有进境。五人小心潜到湖底暗门前，隐约可见一条密道盘旋蜿蜒，在昏暗的湖底显得神秘莫测。

江元手里扣着迷香，率先钻入密道之中。秦恒紧随其后。不多时便看到他在入口处招手，苏漓三人立刻钻了进去，只觉一阵凉意扑面而来，这密道内竟然别有洞天！

“好怪！”项离打燃了火折，低声叫道：“这密道竟然没水没人！”

挽心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他心中一凛，立刻收敛心神，全神戒备。

四下里一片安静。苏漓抬手轻挥，五人一路小心前行。这条密道宽阔寂静，竟没有一个圣女教的人，诡异得令人心中生疑。

前方拐角处，隐约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苏漓蓦地停住，吹灭了火折。五人皆紧紧贴住石壁，屏息静待。脚步声越来越近，隐约有火光闪动，人影一现。项离折扇一挥，以鬼魅般的速度迅疾将那人制住。

似是没想到前面有人，那人又惊又怒，却因被点了穴，说不出话来，一双眼睛瞪得极大。

项离冷声道：“我可以解开你的穴道，但你如果敢叫一声，本公子立刻送你去见阎王，明白了吗？”

那人眨了一下眼睛，表示知道。

项离伸指一点，那人不等项离问话，便惊怒道：“你们是何人？怎么进来的？”

项离用扇子拍着他的脸，冷笑道：“该我问你，不是你问我。说，这里是不是圣女教总坛？为何如此冷清，不见人影？”精美的折扇本是用来观赏之物，此刻逼住那人的死穴，便成了随时都可夺命的利器。

那人身子一抖，眼光惊恐至极，连连点头道：“没、没错，这里是圣女教总坛。自从十八年前圣女带左右二使叛教之后，教中便再无人领导，四分五裂，走的走，死的死，哪还有人愿意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无人愿意？那你为何在此？”

“我……是玄镜长老让我留下来守着的。”

“玄镜长老是何人？”

“教中三大长老之一。”

“其他两位长老又是何人？此刻这总坛之内何人镇守？”

“没、没人镇守……玄镜长老外出办事了，玄风长老也不在教中，玄机长老在十几年前圣女叛教之后就失踪了。”

如此说来，这圣女教总坛当真没人，未免太过奇怪。那静婉姑姑又是被何人所抓？苏漓眸光一厉，挽心立即问道：“你们从晟国抓来的那名女子，被关在何处？”

那人迟疑一下，似有犹豫。

项离手指快如闪电，扼住他的咽喉，那人立刻哀声叫道：“人在、在暗房。”

项离改抓住那人的肩胛骨，低声喝道：“带我们去！”

那人痛呼一声，只得点头。

江元在前，项离押着俘虏随后，秦恒断后。随着一道道暗门的开启，岔路增多，苏漓越走越觉得熟悉。

不多时，他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那人低垂的眼中诡色一闪，趁开启暗门的机会，手指微动，只听咔嚓一声脆响，机关触动，闪烁着诡异蓝光的铁叉从四面

八方弹射过来，密集如雨。众人无从躲闪，大吃一惊。

那人借机摆脱了项离钳制。

苏漓目光一凛，毫不迟疑地纵身飞起，手臂一振，利剑出鞘，剑柄直击墙上的某一处，只听砰的一声，机关震动，射出的铁叉竟然迅疾地缩了回去。

圣女教那人惊得瞪大眼睛，仿佛难以置信，怒声质问苏漓：“你、你是何人？如何知晓我教机关所在？”

苏漓冷脸不答。那人眼底现出狠戾之色，悄悄探手入怀，刚要撒出什么，江元目光一厉，扬手一枚夺命银针，正中那人手腕。

那人哀号一声，翻滚在地。

项离冷笑道：“叫你别耍花样你不听，吃到苦头了吧？”

那人愤恨地盯着他们，不知他们究竟是何人，竟然个个身怀绝技。他还想挣扎，项离一步上前，折扇轻点，那人立即瞪大了眼睛，叫不出声来了。

“乖乖带路，否则，下次你就没有机会了！”

项离阴冷的声音让他打了个冷战，连连点头。

一行人继续前行。这通往圣女教的暗道竟然和沉门的地下密道惊人地相似，就连机关位置也一模一样！苏漓忽然想起，沉门门主临死前看到她的脸时刹那间惊异的表情，还有静婉姑姑无故被抓至此，这冥冥之中的关联，或许很快就会有答案。

沿着记忆中的地形图，打开最后一道机关之门，出去竟然又是别有洞天。

一汪巨大的碧湖水波潋滟，红莲盛开。云雾缭绕中，奢华旖美的水上宫殿依山而建，巧夺天工。众人惊异得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料到，那复杂得仿佛永无尽头的黑暗密道背后，会是这等迥迥的美景。而这宫殿一般的庞大建筑，是如何隐藏在群山环抱之中，竟令人在山顶也无从窥见！

秦恒忍不住叹道：“汴国向来被世人称为粗犷之地，看来也不尽然。”

项离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能在这里修筑宫殿，这圣女教来历不凡。”

苏漓没有说话，领着众人悄悄潜入殿内。果然如那人所说，教内已无人看守。若非苏漓正好熟悉那机关密道，他们纵有通天本领，只怕也无法顺利进到此地。

“暗房在何处？”项离冷冷地揪住俘虏问。

那人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之色，苏漓暗叫不好，正想出声，就见他脸色一青，已经委顿在地。

众人脸色大变，江元立刻上前抠开他的嘴，果然已是满嘴黑血。

秦恒惊叫：“好厉害的毒！”

江元皱眉，“此毒名为鸩血，即刻毙命！”

项离嫌恶地踢了一脚，“好歹毒。这人一路想着暗算我们，到了这儿才自尽，想必前面已经不会有机关了。”

秦恒叹息一声，“这人死了，这儿又这么大，我们怎么找那暗房？”

苏漓环视大殿四周，目光锁定一扇精致华美的木雕屏风。屏风上的凤凰振翅欲飞，凤目却透着撕心的不甘。不知为何，苏漓的心控制不住地疼了一下。她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轻轻抬手，触摸那凤凰的眼睛。

突然，一声轻响，屏风后看似平滑的石壁开出一扇门来。

苏漓一愣，连忙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封闭的密室，三面墙壁上皆挂满了画，其中一幅熟悉的少女禅定图吸引了苏漓的目光。

“这、这不是门主密室里的那幅画吗？”随之而入的挽心看着那幅画，惊讶地叫道。

画中人一袭白衣，双目微闭，浑身没有任何装饰，却有种难以亵渎的圣洁之美。她安静地坐在一片浅绿莲叶上，身下是一汪深潭，乌黑的秀发披落双肩，给人宁静祥和之感。

的确与沉门门主密室里的那幅少女禅定图一模一样。

神秘的山水图、暗含圣女教八大分舵名的诗、阳骁伪装圣女教尊使的身份拼命抢夺的白玉指环，以及她生来即中的情花之毒……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说明母妃、圣女教与汴国皇族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而圣女教的圣女在十八年前叛逃，那么依照这时间计算……那时母妃正怀着她！

太多的谜团一时难以解开，苏漓抬手取下那幅画，还来不及细细查看，又听到一声轻响，墙壁两边的画像陡然朝着同一侧移去，伴随着轰隆一声，出现了一个新的入口。

项离与秦恒乍听到响声，立刻闪身护在苏漓身前，全神戒备。

苏漓抬眼一看，那新出现的门内火光昏暗，墙上两条粗实的铁链触目惊心。铁链的下端锁着一个女子，披头散发，瘦骨嶙峋。她头颈低垂，双目紧闭，似乎早已被折磨得没有了力气。

她蓦地呼吸凝滞，直冲进去捧起那女子的脸，惊叫道：“静婉姑姑？！”看着浑身是伤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静婉，苏漓声音哽咽，心疼得说不出话来。

听到熟悉的叫声，静婉心底一颤，睁开眼来。虽被折磨至此，她的眼神却犀利又冷锐，带着强烈的警戒，盯着苏漓，冷冷笑道：“你们又想要什么把戏？劝你别再白费心思，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此一句，苏漓就已经明白，那些人为了逼问她，一定用尽了各种残忍手段。苏漓心间一痛，连忙取下面具，低声叫道：“静婉姑姑，是我！我是苏漓，我来救你了！”

静婉闻言，目光一震，抬起头来惊疑不定地望着她，“你……苏漓？不！你不是！”此刻眼前女子的脸，五官轮廓的确与苏漓一模一样，但是却光滑如玉，白皙透明，并无印象中与生俱来的殷红胎记。静婉心一沉，冷嘲道：“你要假扮成她，也该事先打探清楚，苏漓的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而且她已经跳江身亡了！你休要骗我！”

苏漓知她被困日久，不会轻易相信别人。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左侧脸颊上的胎记早在两个月前开始逐渐褪去，如今连一点印痕都已不见。她体内的情花之毒也莫名地解了，这其中的原因她大概已能猜出一二，却无法跟静婉解释。

苏漓沉声道：“你们守好门口，我有些事想跟静婉姑姑说。”

四人得令，立刻转到门外，关紧石门。

苏漓紧紧握住静婉的手，轻声叹道：“姑姑还记不记得，我十岁那年犯了错，被母妃训斥。我很伤心，一个人躲起来哭，别人都找不到我，是姑姑你找到了我。你说母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还说我身份特殊，必须有自保的能力……”

“你……”静婉双唇轻颤，不敢相信地看着她，声音蓦然变得激动起来，“你怎么知道这件事？你刚刚还说你是苏漓，但是苏漓怎么会知道我对黎苏说过的话？”

“姑姑，因为我就是苏苏！我掉进江中，再醒来已是苏漓……我借了她的身体活了下来。那天在黎苏的灵堂，我很想告诉母妃我还活着，但是还来不及说，母妃、母妃就撒手人寰了……”她的声音已经哽住，凄凉的眼神透露出内心一直无法释怀的自责，以及心里无法说出的悲伤和痛苦。

静婉瞪大双眼，心颤不已，几乎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苏漓就是黎苏？

她，真的是黎苏？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静婉一把抓住苏漓的手，万分激动，难以克制。

苏漓努力平复着心绪，低下头道：“母妃的死，都是因为我。”

“所以你很自责，不敢和我相认？你觉得我会怪你？”静婉的声音不住地颤抖，她望着眼前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孩，心疼得几乎落下泪来。

苏漓没有说话，低垂的眼眸中悲怆难以掩饰。

“傻孩子。”静婉不由得叹息一声，强抑住内心的伤感，看着她的脸，奇怪道：“你脸上的胎记怎么消失了？”

苏漓低声道：“情花毒解了，胎记就没了。”

静婉一愣，惊讶道：“你体内的情花毒解了？怎么解的？”

苏漓微微犹豫道：“东方泽剿灭沉门的那天，我跟着挽心去了沉门，在沉门门主的密室里找到一枝保存完好的情花。”

“情花？”静婉又是一惊，“沉门门主是何人，他怎么会有情花？”

“我也不清楚他的身份，但他的密室里也有这样一幅画。”苏漓拿出少女禅定图，展开给静婉看。

静婉登时愣住，惊疑不定地抬头望着苏漓，难以掩饰的急切令她的双眼绽放出一道光。她连忙问道：“这里机关重重，你是怎么进来的？”

苏漓道：“我看过沉门密道图。那里的地下密道和机关布置，与通往这里的地道十分相似。”

“是他……一定是他！”静婉一震，喃喃自语，抓住苏漓的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苏漓疑惑道：“他？是谁？”

“圣女教当年最年轻的长老，玄机。”无力地吐出那个名字后，静婉松开了

苏漓，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哀伤的气息自她周身流溢出来。

苏漓倍感诧异，她从未见过静婉如此失神，仿佛痛失了爱人，悲伤得难以自持。沉门门主，玄机！

她不由惊道：“玄机？姑姑是说沉门门主就是十几年前叛教的玄机长老？”

静婉抬起头来看着苏漓，目光哀痛，眼眶泛红，内心似乎正在做着某种决定。她道：“你一定很想知道主子和我还有这圣女教的关系，既然你已找来此地，有些事，只怕我现在不说，以后也没有机会了。主子……就是你娘，她是这圣女教的圣女。”

虽然早已猜到这个答案，但听静婉亲口说出，苏漓的心还是猛跳了一下。

“我和襄是她的左右使，十岁那年开始陪她一起接受训练，她虽为圣女，却对我二人极好。教中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就连我也不清楚。”

连静婉姑姑也不知道母妃的身份来历？苏漓感到诧异，但没插话。

静婉看着苏漓的脸，仿佛看到当年的容惜今，神情恍惚地回忆道：“十八年前，我奉命刺杀定国皇帝，失手被擒，她派了人去救我，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她不忍我被施以酷刑，亲自前去……”

苏漓吸了一口气，刺杀定国皇帝？！她记得曾听闻，前定国皇帝就是在十八年前的一场刺杀中昏迷不醒，遂爆发一场皇位之争，后由郎昶的父亲继位……

原来此事竟还与静婉姑姑及母妃有关！苏漓不由自主地屏息，“那后来……”

“我也不知主子当时究竟用了何种方法，竟然令定国皇帝中毒不醒。她趁宫中混乱救出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被定国人追杀，都受了重伤，我被赶去接应的玄机长老所救，主子却掉了山崖，杳无音信。”静婉的语气悲伤沉重，已经沉浸在久远的惊险回忆里。

苏漓的心，不自觉地跟着紧张起来。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她。她整个人好像都变了，非常沉默，一句话也不说就跟我们回到了这里。原以为事情都结束了，但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苏漓惊讶地抬头。母妃在嫁给父王之前就已怀孕？！那她……

“教中有规矩，圣女一生不得嫁人，否则要遭火焚之刑。我与襄都劝她放弃

孩子，她始终不肯，竟然决定离开圣女教，去找孩子的父亲……”

说到这里，静婉的声音充满了痛苦，苏漓也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听静婉又道：“我和襄誓死跟随，于是周密部署一番后，我们逃了出去。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人发现我们的行踪。直到……她写了一封信送出去，约那人在他们一起待过的余青谷见面，但是她等了三天三夜，都没等到那人出现，却等来了教中的三大长老！”

苏漓的心咯噔一沉，屏住了呼吸。

“主子怀有身孕，打斗时难免有所顾忌。襄为了保护主子，不幸死在玄镜长老的手中。我虽拼死护得主子离开，但她却被玄风长老种下了情花毒！”

苏漓疑惑道：“情花属汴国皇室之物，玄风长老何以会有此物？”

“我也不知道。”静婉摇头，“不过，我觉得圣女教和皇室之间或有关联。历代圣女都是由上一代圣女亲自从教外带回，非常神秘，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来历。”

“后来如何了？”苏漓忍不住问道。

“后来……为了解情花之毒，我私下里悄悄去找了玄机。我与他……曾经共过患难，有些交情。”静婉仰起头来叹气。

苏漓看见她眼底有几分掩不住的伤痛，知道她与那玄机绝不只是有些交情那么简单。

“我请他帮忙，他当时没答应。我很失望，恨了他十几年，直到这次被抓回，我才知道他后来悄悄潜回汴都，为偷取情花而一度被抓，受过很多折磨……后来，我和主子为了逃避追杀，女扮男装混入一支军队，见到了摄政王黎奉先……”

“父王？”苏漓的心跳得越发厉害。

静婉点头道：“我们被他识破了女儿身，黎奉先要将我们抓起来。当时，他正在攻打宛国，因久攻不下而十分苦恼，主子迫不得已献计，引得宛国国君出城，黎奉先一举得胜，十分高兴，将主子奉为座上宾，邀请我们去晟国！这本是好事，但不料当晚，主子体内情花毒发作，被军中其他将领识破了她的女子身份，他们以为我们是奸细，要将我们处死。黎奉先为了保住你娘，居然声称你娘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竟然是这样！苏漓听得心惊肉跳，控制不住地坐到了地上。

静婉继续道：“去晟国的路上，他们每晚同帐而眠，久而久之，他对主子心生爱意，也看出主子对他无意，但他仍说想照顾主子一生，愿将主子腹中的孩子当成他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么说来，父王并非我的亲生父亲？”苏漓接口问道，语气虽是十分肯定，心里却又激荡又酸涩，“可他到底做到了。那十六年，父王对我的宠爱，远胜黎瑶百倍。”

静婉点头，叹道：“不错。其实这十几年来，他和你娘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他很尊重你娘，也对你疼爱有加。但是，如果不是他将你许配给东方濯……”

“这件事不怪他。”苏漓飞快地接口道，“当时圣旨已下，东方濯是父王一心扶持的皇子，父王也一定是希望我幸福，尽管……结果不如人愿。”

静婉低下头，长长地叹息一声。

苏漓疑惑地问道：“母妃在十八年前怀的那个孩子，应该就是黎苏，那苏漓……”

“你与苏漓是双生姐妹！”静婉压低了声音，“这个秘密，只有主子和我知道。”

“那为何苏漓会在相府？”苏漓惊疑不定。

“佛光寺后山有个不同一般的温泉潭，辅以特制药材能抑制情花毒。”静婉喘息一声，歪了歪身子。

苏漓慌忙扶住她，让她靠在自己的身上，轻轻点头，“我知道。我每年都要去那儿，减轻情花毒对经脉的侵害。”

“主子在生产之前，去做最后一次排毒，不料刚到福山脚下，竟遇到圣女教的人，在打斗中，她动了胎气。后来，我们避到一座破庙里，正巧遇上一个接生婆在替一个女人接生……那女人生下一个死胎……”

“死胎？”苏漓微微惊愣。

“对，死胎。那女人非常伤心，而主子随后产下一女，但阵痛并未就此消失，接生婆告知主子，她腹中还有一个孩子……这时，杀手追了上来！”

苏漓心头一紧。